

语调在 6~10 岁儿童对不同类型反语认知中的作用*

张萌 张积家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心理学系,广州 510631)

摘要 以态度、话语含义和语言现象探测为测量指标,探讨语调对 6~10 岁儿童不同类型反语认知的影响。结果表明:(1)6~10 岁是儿童反语认知能力迅速提高的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儿童对说话人态度和话语含义的理解上,还表现在儿童对反语现象的解释上。但是儿童在反语认知的不同方面表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6 岁儿童已能初步理解反语中说话人的态度和话语的含义,但还不能正确解释反语现象;直至 10 岁,儿童解释反语现象的能力仍在发展之中。(2)语调(中性语调和强调语调)影响儿童对他人态度和话语含义的理解,在强调语调下,儿童能更好地理解说话人的态度和话语的含义;但语调不影响儿童对语言现象的解释。(3)儿童对不同类型反语(反语批评和反语恭维)的认知水平不同,6 岁儿童对两类反语的态度判断、话语含义判断和语言现象解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8 岁和 10 岁儿童对两类反语的态度判断和话语含义判断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语言现象解释上存在显著差异。与反语恭维相比,8 岁和 10 岁儿童能更好地解释反语批评。

关键词 语调,反语,反语类型,年龄。

分类号 B842;B844

1 问题的提出

反语是(irony)一种特殊的运用语言的手段。我国的《修辞通鉴》将反语定义为使用与本意相反的语句表达本意,也称反话、反辞^[1]。一般说来,反语包括反语批评(ironic criticism)和反语恭维(ironic compliment)两种形式,以积极话语表达消极意义为反语批评,以消极话语表达积极意义为反语恭维^[2,3]。

目前,有关反语的研究主要涉及反语本质、语用动机、语用环境和反语认知等领域^[4],其中反语认知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主要包括:(1)深入探讨了反语的认知加工机制,形成了直通假说、模块假说和分级突显假说三种反语认知假说。直通假说强调语境的作用,认为反语的意义可被直接提取;模块假说排除语境的作用,认为词汇通达是一个自动、快速、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反语的字面意义首先被加工,反语意义是继续加工的结果。分级突显假说认为,在反语理解中,反语的显性意义(在一定情况下为字面意义或反语意义)首先被激活和加工。这些假说分别得到了一些实验

研究结果的支持^[5-12];(2)探讨了影响反语认知的因素。如考察了有关先前话语或事件的提醒线索、听说双方共同的背景信息、语境、语调等因素对反语认知的影响^[13-16]。

尽管反语认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以下问题:(1)汉语反语认知的心理学研究较少。近年来,国外学者从修辞学、语用学、认知语用学、心理语言学等不同角度,对英语反语认知进行了广泛研究。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展了一些汉语反语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多从修辞学和语用学的角度进行,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的非常少^[17,18]。虽然反语现象在中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14,19],人类认知又具有一定的跨文化普遍性,但是,鉴于汉语反语和英语反语在涵义上有所不同(汉语反语定义明确但内涵狭小,英语反语定义模糊但内涵广泛,汉语反语仅相当于英语反语中的词语反语)^[20],而且语言认知又易受语言形式和社会文化影响,所以,开展汉语反语认知的心理学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2)儿童反语认知的研究较少。在反语认知研究领域,对反语认知的心理机制、影响因素等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以成人为研究对象。20 世纪 80 年代,Ackerman

投稿日期:2005-06-13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5JZD0003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BYY007)。

通讯作者:张积家, E-mail: Zhangjj@scnu.edu.cn

率先开展了儿童反语认知的研究^[21]。在这之后,儿童反语认知研究逐渐增多,但仍显不足。如在儿童反语理解的心理机制方面,目前仍主要借助成人反语理解的模型来解释儿童对反语的理解^[18];在儿童反语理解的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还有待深入。(3)反语恭维的研究较少^[16],发展性的研究更是如此^[2,22]。目前,有关反语认知的研究主要以反语批评为对象,很少考虑反语恭维。对反语批评和反语恭维的理解是否存在差异,学者们也各持己见^[22-25]。有研究表明,对两类反语的理解是否存在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可能与测量指标有很大关系。Jeffrey 等人发现,5~6岁儿童对两类反语的理解在话语含义探测和话语意图探测两个测量指标上存在不对称性,即在话语含义探测上,儿童对反语批评的理解好于反语恭维;在话语意图探测上,儿童对两类反语的理解不存在显著差异^[2]。目前,研究者采用的测量指标主要有:①态度探测,在呈现一个反语故事后,询问被试说话人对受话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②话语含义探测,询问被试说话人是在表扬还是在批评受话人;③语言现象探测,询问被试说话人为什么对受话人这样讲话。因此,我们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应同时采用多个测量指标对两类反语的理解进行更全面的探讨。(4)不同研究者对语调在儿童反语认知中的作用持不同观点。有研究者认为,强调语调是儿童反语认知的必要条件^[16];有研究者认为,强调语调在儿童反语认知中不起作用^[26,27];还有研究者主张,语调虽不是儿童反语认知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强调语调可以帮助儿童推测说话人的态度、本意或真实意图^[3,14,21,23,28]。

鉴于以上原因,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同时采用态度探测、话语含义探测和语言现象探测为测量指标,考察6~10岁的汉语儿童对不同类型反语的认识,其中重点考察语调对不同类型反语认识的影响。

2 方法

2.1 被试

从广州市某普通幼儿园和某普通小学随机抽取160名汉语儿童为被试,男女各半。6岁组为64名幼儿园大班儿童,平均年龄6.20岁;8岁组为48名小学二年级儿童,平均年龄8.25岁;10岁组被试为48名小学四年级儿童,平均年龄10.19岁。

2.2 实验设计

采用 $2 \times 2 \times 3$ 的三因素混合设计,自变量为语调[中性语调(neutral intonation)、强调语调(stressed

intonation),中性语调即说话人的最后评论以中性的、无强调的语调说出;强调语调即说话人的最后评论以与说话人真实意图一致的语调说出]、反语类型(反语批评、反语恭维)和年龄(6岁、8岁、10岁),其中语调和年龄为被试间变量。在每一个年龄组的被试中,各有一半被试在中性语调条件下实验,另外一半被试在强调语调条件下实验。反语类型为被试内变量,所有被试都接受同样包含两种反语类型(反语批评和反语恭维)的故事。因变量为被试在态度判断、话语含义判断和语言现象解释上的正确率。

表1 被试的分组情况

组别 (岁)	语调		合计
	中性语调	强调语调	
6	32	32	64
8	24	24	48
10	24	24	48
合计	80	80	160

注:反语类型为被试内变量

2.3 实验材料

首先由3名心理学教师拟定故事材料,然后采用态度探测、话语含义探测和语言现象探测为测量指标,对30名大学生进行团体施测,根据回答情况,检验故事材料的内容效度。结果表明,不论字面故事还是反语故事,所有被试均能做出正确回答。他们能对字面故事做字面推论并给出相应解释,对反语故事做反面推论并解释为“反语”、“反话”、“反着说”或“讽刺”,并能说出这样做的理由,说明所选故事材料适用于本实验。

字面故事指说话人话语的字面形式与真实含义一致。如“爸爸生病躺在床上,小丽去药店买来了药。吃完药后,爸爸的病慢慢地好起来了。爸爸对她说:‘你真是个好孩子。’”(字面表扬型)又如“爸爸生病躺在床上,小丽用给爸爸买药的钱,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汽车。爸爸对她说:‘你怎么乱花钱。’”(字面批评型)爸爸所说的话分别以中性语调和强调语调呈现。

反语故事指说话人话语的字面形式与真实含义相反。如“爸爸生病躺在床上,小丽用给爸爸买药的钱,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汽车。爸爸对她说:‘你真是个好孩子。’”(反语批评型)又如“爸爸生病躺在床上,小丽去药店买来了药。吃完药后,爸爸的病慢慢地好起来了。爸爸对她说:‘你怎么乱花

钱。’”(反语恭维型)爸爸所说的话分别以中性语调和强调语调呈现。

实验故事由来自 2 个故事脚本的 16 个故事片断组成,每个故事脚本包括 4 个字面故事片断(中性语调、字面表扬型;中性语调、字面批评型;强调语调、字面表扬型;强调语调、字面批评型)和 4 个反语故事片断(中性语调、反语恭维型;中性语调、反语批评型;强调语调、反语恭维型;强调语调、反语批评型)。

参考已有研究^[14,16,22],我们采取下述方式录制故事:故事片断由不了解实验假设的播音员朗读录制。为确保播音员不知道研究目的,把故事主体与说话人的最后评论分开单独录制,并根据语调类型分组录制最后评论部分。每一故事脚本的最后评论均有中性语调和强调语调两种形式,中性语调要求播音员采用中性、无强调的语调朗读;强调语调则要求采用与说话人真实意图一致的语调朗读,即说话人的真实意图是积极的,要求以正面、友好的语调朗读;说话人的真实意图是消极的,要求以负面、不友好的语调朗读,但不涉及讽刺或嘲弄。故事主体要求播音员像给儿童讲故事一样,以中性、无强调的语调朗读。为便于儿童理解故事内容,每一故事片断均配有 3 幅图片(控制说话者的面部角度,避免出现面部表情线索),图片与声音采用 POWERPOINT 软件合成。为确保语调操纵是合适的,让 4 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对所录制的故事进行评定。结果表明,4 名研究生对所有故事的语调都能正确区分,说明故事材料适用于本实验。故事材料详见附录 1。

2.4 实验程序

在安静房间里个别施测,时间约为 10min。首先,呈现指导语:“今天,阿姨(或叔叔)给你看一些故事,每个故事后面都会问你几个问题,请你仔细看,认真听。你听懂了吗?咱们一起来看故事吧?”然后,呈现故事内容。故事脚本的呈现顺序有两种:(1)脚本 1,脚本 2;(2)脚本 2,脚本 1。各有一半被试接受其中一种呈现顺序。故事脚本内各片断的呈现顺序为,先呈现字面故事片段(目的是使被试了解和熟悉实验程序),再呈现反语故事片断。为消除顺序误差,对各片断的呈现顺序进行了平衡,各有 1/4 的被试分别接受以下四种呈现方式:(1)字面表扬型、字面批评型、反语恭维型、反语批评型;(2)字面表扬型、字面批评型、反语批评型、反语恭维型;(3)字面批评型、字面表扬型、反语批评型、反语恭维型;(4)字面批评型、字面表扬型、反语恭维型、反

语批评型。为确保被试能听清故事内容,呈现故事时,首先播放第一个字面故事中的一小段内容,询问被试是否能听清楚,根据被试的反应调节音量,当被试认为能听清楚时,实验正式开始。

主试每呈现一个故事片段,首先要求被试回答有关记忆和理解方面的问题。如你听懂这个故事了吗?小强(或小丽)做了什么事情?妈妈(或爸爸)对小强(或小丽)说了些什么?如果被试能正确回答,实验继续进行(否则再让其观看一遍该故事,直到回答正确)。接着,让被试回答以下三个与故事内容有关的态度判断、话语含义判断和语言现象解释问题:(1)态度探测:主要考察在被试看来,说话人对受话人的行为是感到满意、不满意还是无法确定?如你认为爸爸(或妈妈)对小丽(或小强)所做的事情是感到满意?还是不满意?还是无法确定?主试提出问题的同时,呈现三张面孔图,让被试从中选择一张他(或她)认为正确的面孔图。面孔图根据 Jeffrey 等人 and Dews 等人的研究绘制^[2,3],见附录 2。(2)话语含义探测:主要考察在被试看来,说话人是在表扬受话人还是在批评受话人,或者无法确定?如你认为爸爸(或妈妈)是在表扬她(或他)?还是在批评她(或他)?还是无法确定?(3)语言现象探测:主要考察被试能否对该种语言现象做出正确解释。如你认为这时爸爸为什么对她说“你真是个好孩子”?采用与故事中播音员相同的语调重复。主试逐字记录被试答案,当被试完成所有测试后,对他(或她)表示感谢,将其送回教室。

2.5 计分方法

字面故事和反语故事的正确答案见附录 3。

在本实验中,无论字面故事还是反语故事都有三种测量指标(态度探测、话语含义探测、语言现象探测)。每种测量中又包含四种实验条件。对于字面故事而言,由于本实验是混合设计,故事类型是被试内变量,语调是被试间变量,所以每个被试只从事两种实验条件下的任务。对于反语故事而言,实验也是混合设计,反语类型是被试内变量,语调是被试间变量,所以每个被试也只从事两种实验条件下的任务。对字面故事,被试在每种测量中,要对每种实验条件下的两个脚本问题做反应,每答对一个问题计 1 分,回答错误或不知道计 0 分。这样,每一被试在每种测量的每种实验条件下的满分为 2 分,最低分为 0 分。用每一被试在每种实验条件下的原始分数除以该实验条件下的满分即为该被试在该实验条件下反应的正确率。将每一被试在每一测量的两种

实验条件下的原始分数相加,除以每种测量的满分,即为该被试在该测量中反应的正确率。对反语故事,被试在每种测量中,也要对每种实验条件下的两个脚本问题做反应,每答对一个问题计1分,回答错误或不知道计0分。这样,每一被试在每种测量的每种实验条件下的满分也为2分,最低分为0分。用每一被试在每种实验条件下的原始分数除以该实验条件下的满分即为该被试在该实验条件下反应的正确率。将每一被试在每一测量的两种实验条件下的原始分数相加,除以每种测量的满分,即为该被试在该测量中反应的正确率。

3 结果与分析

3.1 控制问题的回答情况

首先分析了儿童在全部故事中自我报告的记忆和理解情况。结果表明,1名被试在报告字面故事的目标话语时发生错误,3名被试在报告反语故事的目标话语时发生错误,但在重复呈现一遍以后,4名被试均成功地记住了目标话语。除此之外,其他被试均报告理解了故事内容并能成功回忆出事实信息和目标话语,说明故事的句子长度和句法难度适合儿童的理解与记忆。所有儿童在字面故事上的态度判断、话语含义判断和语言现象解释的正确率均达100%,说明6~10岁儿童能成功地理解字面故事。

3.2 6~10岁儿童反语认知的基本状况

6~10岁儿童在态度探测、话语含义探测和语言现象探测上的平均成绩见表2。

表2 6~10岁儿童在态度探测、话语含义探测和语言现象探测上的平均成绩[正确率(标准差)]

年龄组(岁)	态度探测	话语含义探测	语言现象探测
6	0.461(0.416)	0.469(0.402)	0.066(0.156)
8	0.677(0.322)	0.682(0.317)	0.172(0.264)
10	0.906(0.168)	0.901(0.169)	0.438(0.312)

由于实验采用选择题考察儿童的态度判断和话语含义判断,为检验儿童是否存在猜测倾向,参考已有研究^[3],以0.33(因为每题有3个选项)为猜测指标进行了差异检验。 t 检验表明,各年龄组儿童态度和话语含义判断的正确率均与猜测分数存在显著差异,6岁、8岁和10岁儿童在两项指标上 t 检验结果分别为 $t(63) = 2.52, p < 0.05, t(63) = 2.76, p < 0.01; t(47) = 7.47, p < 0.001, t(47) = 7.70, p <$

$0.001; t(47) = 23.75, p < 0.001, t(47) = 23.41, p < 0.001$ 。这表明,儿童对态度判断和话语含义判断的回答并非猜测;同时也表明,6岁儿童已经初步具备了理解反语中说话人的态度和话语含义的能力。但是,各年龄组儿童对语言现象解释的正确率均很低,即使10岁儿童,正确率也不足一半(43.8%)。这说明,10岁儿童仍不能很好地解释反语现象,他们对反语现象的解释能力仍在发展之中。

3.3 语调对6~10岁儿童不同类型反语认知的影响

3.3.1 语调对6~10岁儿童不同类型反语的态度判断的影响 不同年龄儿童态度判断的平均成绩见表3。

表3 各实验条件下儿童态度判断的平均成绩[正确率(标准差)]

年龄组(岁)	反语类型			
	反语恭维		反语批评	
	中性语调	强调语调	中性语调	强调语调
6	0.297(0.419)	0.563(0.471)	0.328(0.414)	0.656(0.448)
8	0.542(0.327)	0.813(0.288)	0.479(0.499)	0.875(0.221)
10	0.813(0.288)	0.958(0.141)	0.875(0.221)	0.979(0.102)

方差分析表明,语调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F(1, 154) = 27.05, p < 0.001$ 。从表3可见,与中性语调比,在强调语调条件下,儿童对反语故事的态度判断成绩更好,说明语调影响儿童对说话人态度的理解。反语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154) = 1.40, p > 0.05$,各年龄儿童对两类反语的态度判断成绩无显著差异。年龄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F(2, 154) = 29.68, p < 0.001$,说明不同年龄儿童对说话人态度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表明,各年龄组之间态度判断的成绩差异均非常显著, $p < 0.001$,说明6~10岁之间,儿童对说话人态度的理解有显著提高。语调和反语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154) = 0.68, p > 0.05$;反语类型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154) = 0.40, p > 0.05$;语调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154) = 1.65, p > 0.05$;语调、反语类型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F(2, 154) = 0.63, p > 0.05$ 。

3.3.2 语调对6~10岁儿童不同类型反语的话语含义判断的影响 不同年龄儿童话语含义判断的平均成绩见表4。

表 4 各实验条件下儿童话语含义判断的平均成绩[正确率(标准差)]

年龄组 (岁)	反语类型			
	反语恭维		反语批评	
	中性语调	强调语调	中性语调	强调语调
6	0.297(0.419)	0.578(0.460)	0.344(0.390)	0.656(0.430)
8	0.563(0.340)	0.792(0.292)	0.500(0.489)	0.875(0.221)
10	0.792(0.292)	0.958(0.141)	0.875(0.221)	0.979(0.102)

方差分析表明,语调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F(1, 154) = 26.80, p < 0.001$ 。从表 4 可见,与中性语调相比,在强调语调条件下,儿童更容易理解说话人话语的含义。反语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154) = 2.02, p > 0.05$,各年龄儿童对两类反语的话语含义判断成绩无显著差异。年龄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F(2, 154) = 29.34, p < 0.001$,说明不同年龄的儿童对话语含义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表明,各年龄组之间话语含义判断的成绩差异均非常显著, $p < 0.001$,说明 6~10 岁之间,儿童对话语含义的理解有显著提高。语调和反语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154) = 0.42, p > 0.05$;反语类型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154) = 0.29, p > 0.05$;语调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154) = 1.28, p > 0.05$;语调、反语类型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F(2, 154) = 0.97, p > 0.05$ 。

3.3.3 语调对 6~10 岁儿童不同类型反语的语言现象解释的影响 不同年龄儿童语言现象解释的平均成绩见表 5。

表 5 各实验条件下儿童语言现象解释的平均成绩[正确率(标准差)]

年龄组 (岁)	反语类型			
	反语恭维		反语批评	
	中性语调	强调语调	中性语调	强调语调
6	0.031(0.123)	0.047(0.148)	0.031(0.177)	0.156(0.296)
8	0.104(0.255)	0.125(0.266)	0.208(0.388)	0.250(0.390)
10	0.188(0.288)	0.271(0.329)	0.563(0.425)	0.729(0.417)

方差分析表明,语调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154) = 3.10, p > 0.05$,说明语调不影响儿童对反语现象的解释。反语类型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F(1, 154) = 49.71, p < 0.001$,说明儿童对两类反语语言现象的解释存在显著差异。从表 5 可见,与反语恭维相比,儿童能更好地解释反语批评。年龄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F(2, 154) = 32.84, p < 0.001$,说明不同年龄儿童对反语语言现象的解释存在显著差异。

进一步比较表明,各年龄组语言现象解释成绩之间的差异均非常显著, $p < 0.05$,说明 6~10 岁之间,儿童对反语语言现象的解释能力有了显著提高。语调和反语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154) = 1.65, p > 0.05$ 。反语类型和年龄的交互作用非常显著, $F(2, 154) = 16.17, p < 0.001$,说明年龄影响儿童对不同类型反语现象的解释。进一步分析表明,6 岁儿童对两类反语的解释不存在显著差异,8 岁和 10 岁儿童对两类反语的解释均存在显著差异, $p < 0.05$,与反语恭维相比,8 岁和 10 岁儿童能更好地解释反语批评。语调和年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154) = 0.45, p > 0.05$ 。语调、反语类型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F(2, 154) = 0.23, p > 0.05$ 。

4 讨论

4.1 儿童反语认知的发展

儿童何时开始具备反语认知能力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热点^[29]。Ackerman 研究表明,在事实判断和态度判断上,6 岁儿童已表现出初步的反语理解能力^[21];Nakassis 等在以话语含义为测量指标的研究中也发现,6 岁儿童能初步理解反语^[22]。虽然有些研究者曾尝试通过降低任务难度(如变听觉呈现材料为视觉呈现^[3]、增加提示信息以突出话语与事实之间的矛盾^[14]等),来揭示更年幼的儿童可能具有的反语理解能力,但是基本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因此,总的来看,5 岁及更年幼的儿童难以理解反语,6 岁儿童开始表现出初步的不稳定的反语理解能力^[3,18,21~23]。

本研究发现,各年龄组儿童在态度和话语含义探测上的正确率均与猜测分数存在显著差异,这既说明儿童对他人态度和话语含义的判断并非猜测,同时也说明,6 岁儿童已经具备初步的反语认知能力,他们能够理解反语故事中说话人的态度和话语的含义。这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3,18,21~23],表现出儿童反语认知能力发展的跨文化普遍性。6 岁以前的儿童难以理解反语,可能与儿童二阶心理理论(second-order theory of mind,即个体对当事人 A 关于当事人 B 的心理状态的认知的推论^[18])的获得有关。Dews 等人认为,6 岁以前的儿童对反语理解的困难在于他们不能推断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图^[3];盖笑松等人也认为,由于年幼儿童基本不具备二阶心理推理能力,他们难以识别反语使用者的语用虚伪性,所以导致反语理解的失败^[18]。

但在语言现象解释方面,本研究表明,6 岁和 8

岁儿童仍存在很大困难,其正确率分别只有 6.6% 和 17.2%,即使 10 岁儿童,正确率也仅为 43.8%。可见,直至 10 岁,儿童对反语现象的解释能力仍在发展之中。这一结果与国外研究存在一定差异。deGroot 等人发现,6 岁和 7 岁儿童反语解释的正确率分别为 56% 和 73%,均与猜测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且年龄差异显著,说明 6 岁儿童已能初步解释反语现象,此后该能力迅速发展^[23]。与之相比,中国儿童反语现象的解释能力表现出延迟。可能的原因是,两个研究对测量指标的操纵不同。deGroot 等人在测量儿童反语现象理解时,采用的是“是否判断”任务,而我们采用的是开放问题。相比之下,在我们的研究中,儿童面临的任務更困难。此外,这一差异是否由英汉反语本身不同引起,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研究还发现,年龄在态度、话语含义和语言现象探测上都存在着显著的主效应,三个年龄组之间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这说明,6~10 岁是儿童反语认知能力迅速提高的时期。与其它认知能力一样,反语认知能力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全或无”的现象,而是从低水平向高水平逐渐过渡的过程,体现了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30]。我们认为,6~10 岁儿童反语认知能力的迅速提高与入学有关。6 岁儿童来自幼儿园大班,8 岁和 10 岁儿童分别来自小学二年级和四年级。儿童入学以后,随着交际范围的扩大和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经验逐渐丰富,认知能力迅速发展,从而促进了儿童反语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这种提高不仅表现在儿童对说话人态度和话语含义的理解上,还表现在儿童对反语现象的解释上。

4.2 语调对儿童反语认知的影响

我们认为,不同研究者对语调在儿童反语认知中的作用持不同观点,可能与研究者采用的研究材料、研究程序和测量指标等不同有关。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了相同的研究材料、研究程序和三种常用的测量指标(态度、话语含义和语言现象探测),考察了语调对儿童反语认知的影响,结果支持“语调虽然不是儿童反语认知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某些方面,强调语调可以帮助儿童理解反语”的观点。本研究发现,在态度和话语含义探测上,语调的主效应显著,语调与年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语调与反语类型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说明 6~10 岁儿童均可利用语调线索进行态度和话语含义判断;在语言现象探测上,语调的主效应不显著,语调与年龄的交互作

用不显著,语调与反语类型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说明语调并未提高儿童对反语现象解释的正确率。

本研究的结果与国外采用一种或两种测量指标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Nakassis 等人发现,6 岁儿童能利用强调语调来帮助其理解反语的含义^[22];Capelli 等人指出,8~9 岁和 11~12 岁的儿童,可以利用强调语调来帮助其理解反语故事中说话人的意图和话语的含义^[16];Keenan 等人研究表明,当存在强调语调线索时,6 岁、8 岁和 10 岁儿童均能更好地理解反语的含义^[14];deGroot 等人也发现,强调语调线索可以促进 6 岁和 7 岁儿童对反语含义的理解,但不能促进他们对反语现象的理解^[23]。

产生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与中性语调相比,强调语调是一种直接知觉线索,听话人通过语调可以直接感知说话人的态度,并能探测到该话语并非普通话语,从而在此基础上推测出该话语的真正含义^[14,22]。Keenan 等人指出,强调语调虽不是儿童反语理解的唯一线索,却是最容易的线索,即使年幼儿童也能够适时利用^[14];Fernald 等人认为,语调为儿童提供了语言的第一意义来源,它可以通过语音形式帮助儿童理解话语的含义^[31];Capelli 等人进一步指出,即使婴儿也熟悉语调,他们能够区分不同语调所传达的不同情绪,因此,即使是年幼儿童,也能利用语调的直接知觉性,帮助推断说话人所要传达的信息^[16]。可见,在反语认知中,强调语调是儿童进行态度和话语含义判断的直接的、重要的线索。但是,强调语调并未提高儿童对反语现象解释的正确率。可能的原因在于,语言现象探测主要与儿童的语言学知识有关,强调语调作为一种直接知觉线索,只能提供说话者所要传达的有关信息是什么,并不能提供说话者为什么如此传达该信息等方面的知识。

此外,Ackerman 研究发现^[21],强调语调可促进儿童对反语批评话语含义的理解,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但他同时也发现,强调语调并没有促进成人对反语批评话语含义的理解(在中性和强调语调条件下,成人的反语理解成绩均存在天花板效应)。这说明,成人与儿童在反语理解机制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未来研究应进一步以成人为被试,同时采用多种测量指标,考察语调在不同类型反语(反语批评和反语恭维)认知中的作用。通过与儿童研究结果相比较,从而更全面、更深入地揭示两者在反语理解机制上可能存在的差异。

4.3 儿童对不同类型反语的认识特点

本研究表明,在态度和话语含义探测上,反语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反语类型与年龄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说明 6~10 岁儿童对反语批评和反语恭维的理解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 Nakassis 等人以话语含义为测量指标的研究结果一致。Nakassis 等人发现,5~7 岁儿童在反语批评和反语恭维条件下,对话语含义的理解不存在显著差异^[22]。但与 Jeffrey 等人以话语含义为测量指标的研究结果不同。Jeffrey 等人表明,5~6 岁儿童难以理解反语恭维的含义^[21]。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实验材料不同有关。在 Jeffrey 等人的材料中,虽然反语批评和反语恭维故事均存在同样的先行话语(如“I am good at lifting weights”),但是在反语批评故事中,最后评论是对重要先行词(如“good”)的重复(如“You really good at lifting weights”),而在反语恭维故事中不存在这种重复(如“You really bad at lifting weights”),因此,外显提醒线索的缺失导致了儿童反语恭维理解的困难。Jeffrey 等人在研究中也谈到这一点^[2]。与之相比,在我们的材料中,两种故事均不存在外显提醒线索,所以就未发现儿童对两类反语含义理解的差异。此外,态度和话语含义探测主要与儿童二阶心理推理能力有关^[2],而儿童二阶心理推理能力又受信息加工能力而非元语言能力的制约^[32]。Nakassis 等人指出^[22],那些正在开始理解说话人意图的儿童,已形成对两类反语同样起作用的理解策略。因此,儿童对反语的理解包括普遍的认识技能的发展,即儿童在进行态度和话语含义探测时,并非以语用的元语言分类为基础,而是以信息加工或认识加工为基础。这不是说元语言知识不重要,而是说它并非存在于反语理解的每一环节之中。

本研究还表明,在语言现象探测上,反语类型的主效应非常显著,反语类型与年龄的交互作用也非常显著。6 岁儿童对两类反语的解释不存在显著差异,8 岁和 10 岁儿童却存在显著差异,与反语批评相比,他们更难解释反语恭维。这一结果与 deGroot 等人的研究相互印证^[23]。deGroot 等人在以反语生成成为测量指标的研究中发现,6 岁儿童无法生成反语话语,8 岁儿童则表现出初步的反语生成能力,但他们难以生成反语恭维。我们认为,儿童的言语产生要以言语理解为基础。儿童生成反语的困难与他们理解反语的困难有关。由于语言现象探测主要与语言学知识有关,所以在完成这一任务时,儿童的元语言知识就显得更为重要。儿童解释反语恭维的困

难可归因为反语恭维的使用频率低,所以儿童获得反语恭维的语言学知识或经验相对较少,从而阻碍了儿童对反语恭维的解释。至于为什么 6 岁儿童对两类反语的解释不存在差异,则可能与他们对该测量任务反应的“地板效应”有关。与 8 岁和 10 岁儿童比,6 岁儿童由于缺乏正规学校教育,反语知识较少,他们还无法解释反语这种语言现象。

4.4 对测量指标的讨论

目前,研究者对语调在儿童反语认知中的作用以及儿童对两类反语理解是否存在差异问题上各持己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研究者采用的测量指标不同。本研究通过同时采用三种常用的测量指标,即态度、话语含义和语言现象探测,考察了语调对 6~10 岁儿童不同类型反语认知的影响。结果表明,测量指标不同,语调在儿童反语认知中的作用和儿童对两类反语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当以态度和话语含义为测量指标时,语调主效应显著,反语类型主效应不显著;当以语言现象为测量指标时,语调主效应不显著,反语类型主效应显著,反语类型和年龄交互作用显著。这说明,语调和反语类型是儿童反语认知中不同性质的变量,语调主要与儿童二阶心理理论的获得和认知能力的发展有关,反语类型主要与儿童的语言学知识的掌握和语言经验的获得有关。同时也说明,测量指标不同是目前反语认知研究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测量指标不同,考察儿童反语认知的角度不同,对儿童理解反语的知识与能力要求亦不同。因此,当研究者操纵语调时,被试在态度和话语含义探测上反应较敏感;当研究者操纵反语类型时,被试在语言现象探测上反映较敏感。

我们认为,儿童在态度探测、话语含义探测和语言现象探测上的不同表现,反映了儿童反语认知的不同水平。其中,他人态度判断和话语含义判断属较低水平的反语认知,语言现象解释属较高水平的反语认知。事实上,语言现象解释也有两种水平:将语言现象命名为“反语”、“反话”等为较低水平的解释,而说出为什么要说反话则是较高水平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本研究中,儿童对反语现象的解释仅停留在较低级水平,他们基本上不能解释说话人为什么要说反话。这说明,该测量指标对儿童来说难度较大。语言现象探测不仅应考察被试有无反语的语言学知识,而且应洞悉人们使用反语的动机,即为什么要说反语?即使是成人,在社会认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也很难正确回答此类问题。因此,在

今后的儿童反语认知研究中,应根据被试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测量指标。对年龄较小的儿童,可以态度探测和话语含义探测为主;对年龄较大的儿童,可考虑加入较低水平的反语现象探测;对年龄更大的儿童或成人,应进行更为高级的反语使用动机的探测。对讲话者反语动机的探测更能体现个体的反语认知能力,因为它不仅能洞悉儿童头脑中语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更能揭示儿童洞悉他人语用动机能力的发展。

5 结论

(1)6~10岁是儿童反语认知能力迅速提高的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儿童对说话人态度和话语含义的理解上,还表现在儿童对反语现象的解释上。但是儿童在反语认知的不同方面表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6岁儿童已能初步理解反语中说话人的态度和话语的含义,但是还不能正确解释反语现象;直至10岁,儿童解释反语现象的能力仍在发展之中。

(2)语调影响儿童对他人态度和话语含义的理解,与中性语调相比,在强调语调下,儿童能更好地理解说话人的态度和话语的含义;但语调不影响儿童对语言现象的解释。

(3)儿童对不同类型的反语认知水平不同。6岁儿童对反语批评和反语恭维的态度判断、话语含义判断和语言现象解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8岁和10岁儿童对两类反语的态度判断和话语含义判断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语言现象解释上存在显著差异。与反语恭维相比,8岁和10岁儿童能更好地解释反语批评。

参 考 文 献

- Cheng W J. Rhetoric General Reference. Beijing: Chinese Youth Press, 1991. 510
(成伟均. 修辞通鉴.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510)
- Jeffrey H T, Philip D J, Kelly P. Children's comprehension of critical and complimentary forms of verbal irony.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 2000, 1(2):227~248
- Dews S, Winner E, Kaplan J, et al.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s of verbal irony. *Child Development*, 1996, 67(6):3071~3085
- Liu Z G, Cui G. Three processing hypotheses of irony.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 2003, 2: 32~38
(刘正光, 崔刚. 反语理解三假说. 外国语, 2003, 2:32~38)
- Kumon-Nakanura S, Glucksberg S, Brown M. How about another piece of pie: the allusional pretense theory of discourse iron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995, 124(1):3~21
- Ivanko S L, Pexman P M. Context incongruity and irony processing. *Discourse Processes*, 2003, 35(3):241~279
- Dews S, Winner E. Muting the meaning: a social function of irony.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995, 10(1):3~19
- Dews S, Winner E. Obligatory processing of literal and nonliteral meanings in verbal irony.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9, 31(12):1579~1599
- Schwoebel J, Dews S, Winner E, et al. Obligatory processing of literal and nonliteral meaning of ironia utterances: further evidence. *Metaphor and Symbol*, 2000, 15(1&2):47~61
- Giora R, Fein O, Schwartz T. Irony: graded salience and indirect negation. *Metaphor and Symbol*, 1998, 13(2):83~101
- Giora R, Fein O. Irony: context and salience. *Metaphor and Symbol*, 1998, 14(4):241~257
- Peleg O, Giora R, Fein O. Salience and context effects: two are better than one. *Metaphor and Symbol*, 2001, 16(3&4):173~192
- Pexman P M, Zvaigzne M T. Does irony go better with friends? *Metaphor and Symbol*, 2004, 19(2):143~163
- Keenan T R, Quigley K. Do young children use echoic information in their comprehension of sarcastic speech? A test of echoic mention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y*, 1999, 17(1):83~96
- Gibbs R W. On the Psycholinguistics of sarca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986, 115(1):3~15
- Capelli C A, Nakagawa N, Madden C M. How children understand sarcasm: the role of context and intonation. *Child Development*, 1990, 61(6):1824~1841
- Miao X C. School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indirect meaning in false uttera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5, 18(2):65~69
(缪小春. 小学儿童对虚假话语间接意义的理解. 心理科学, 1995, 18(2):65~69)
- Gai X S, Fang F X, Li B. Developments of research on the mental mechanism in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irony.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3, 11(5):516~522
(盖笑松, 方富熹, 黎兵. 儿童反语理解的心理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003, 11(5):516~522)
- Yao J. On cognitive mechanism of verbal irony interpretation and its pragmatic effects. *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03, 19(5):95~98
(姚俊. 论反语理解的认知机制及语用效力.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 19(5):95~98)
- Sun P. The re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irony.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1998, 1:76~79
(孙鹏. 英语 irony 和汉语反语的关系.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1:76~79)
- Ackerman B P. Form and function in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ironic uttera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 Child Psychology*, 1983, 35(3):487~508
- Nakassis C, Snedeker. Beyond sarcasm: intonation and context as relational cues in children's recognition of irony. In: Greenhill A, Hughs M, Littlefield H, Walsh H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sixth Boston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 Somerville, MA: Cascadia Press, 2002
- 23 deGroot A, Kaplan J, Rosenblatt E, et al. Understanding vs. discriminating non-literal utterance: Evidence for a dissociation.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995, 10(4):255~273
- 24 Kreuz R J, Glucksberg S. How to be sarcastic; The echoic reminder theory of verbal iron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989, 118(4):374~386
- 25 Clark H H, Gerring R J. On the pretense theory of iron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984, 113(1):121~126
- 26 Winner E, Leekam S. Distinguishing irony from deception; Understanding the speaker's second-order intention.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1, 9(2):257~270
- 27 Sullivan K, Winner E, Hopfield N. How children tell a lie from a joke; the role of second-order mental state attribu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y*, 1995, 13(2):191~204
- 28 Ackerman B P. Children's sensitivity to comprehension failure in interpreting a nonliteral use of an utterance. *Child Development*, 1986, 57:485~497
- 29 Kreuz R J.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verbal irony. *Metaphor and Symbol*, 2000, 15(1&2):99~107
- 30 Fang F X, Fang G, Liu F. Cognitive development; towards a combined theory of continuity and stage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1988, 20(1):1~7
(方富熹, 方格, 刘范. 略论儿童认知发展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 *心理学报*, 1988, 20(1):1~7)
- 31 Female A. Intonation and communicative intent in mothers' speech to infants; Is the melody the message? *Child Development*, 1989, 60:1497~1510
- 32 Sullivan K, Zaitchik D, Tager-Flusberg H. Preschoolers can attribute second-order belief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4, 30(3):395~402

附录 1 实验中的字面故事和反语故事材料

1 脚本 1

1.1 字面故事片断

1.1.1 中性语调、表扬型片断 爸爸生病躺在床上,小丽去药店买来了药。吃完药后,爸爸的病慢慢地好起来了。爸爸对她说:“你真是个好孩子。”(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自然的、无强调线索的语调朗读)

1.1.2 中性语调、批评型片断 爸爸生病躺在床上,小丽用给爸爸买药的钱,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汽车。爸爸对她说:“你怎么乱花钱。”(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自然的、无强调线索的语调朗读)

1.1.3 强调语调、表扬型片断 爸爸生病躺在床上,小丽去药店买来了药。吃完药后,爸爸的病慢慢地好起来了。爸爸对她说:“你真是个好孩子。”(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正面的、友好的语调朗读)

1.1.4 强调语调、批评型片断 爸爸生病躺在床上,小丽用给爸爸买药的钱,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汽车。爸爸对她说:“你怎么乱花钱。”(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负面的、不友好的语调朗读)

1.2 反语故事片断

1.2.1 中性语调、反语批评型片断 爸爸生病躺在床上,小丽用给爸爸买药的钱,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汽车。爸爸对她说:“你真是个好孩子。”(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自然的、无强调线索的语调朗读)

1.2.2 中性语调、反语恭维型片断 爸爸生病躺在床上,小丽去药店买来了药。吃完药后,爸爸的病慢慢地好起来了。爸爸对她说:“你怎么乱花钱。”(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自然的、无强调线索的语调朗读)

1.2.3 强调语调、反语批评型片断 爸爸生病躺在床上,小丽用给爸爸买药的钱,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汽车。爸爸对她说:“你真是个好孩子。”(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负面的、不友好的语调朗读)

1.2.4 强调语调、反语恭维型片断 爸爸生病躺在床上,小丽去药店买来了药。吃完药后,爸爸的病慢慢地好起来了。爸爸对她说:“你怎么乱花钱。”(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正面的、友好的语调朗读)

2 脚本 2

2.1 字面故事片断

2.1.1 中性语调、表扬型片断 星期天,小强写完作业后,不仅把自己的脏衣服洗干净了,房间也收拾得很整洁。妈妈对他说:“你真是个听话的孩子。”(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自然的、无强调线索的语调朗读)

2.1.2 中性语调、批评型片断 星期天,小强不写作业,先看电视、玩游戏机,还把脏衣服乱丢,房间也弄得乱七八糟。妈妈对他说:“你这个孩子,怎么一会儿也不闲着。”(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自然的、无强调线索的语调朗读)

2.1.3 强调语调、表扬型片断 星期天,小强写完作业后,不仅把自己的脏衣服洗干净了,房间也收拾得很整洁。妈妈对他说:“你真是个听话的孩子。”(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正面的、友好的语调朗读)

2.1.4 强调语调、批评型片断 星期天,小强不写作业,先看电视、玩游戏机,还把脏衣服乱丢,房间也弄得乱七八糟。妈妈对他说:“你这个孩子,怎么一会儿也不闲着。”(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负面的、不友好的语调朗读)

2.2 反语故事片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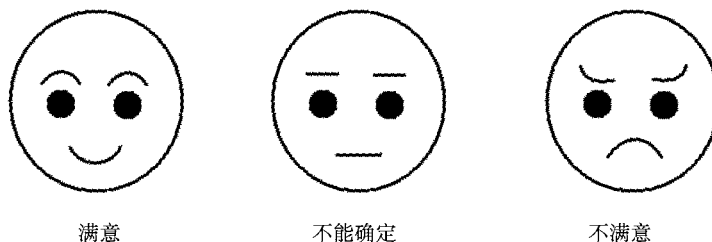
2.2.1 中性语调、反语批评型片断 星期天,小强不写作业,先看电视、玩游戏机,还把脏衣服乱丢,房间也弄得乱七八糟。妈妈对他说:“你真是个听话的孩子。”(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自然的、无强调线索的语调朗读)

2.2.2 中性语调、反语恭维型片断 星期天,小强写完作业后,不仅把自己的脏衣服洗干净了,房间也收拾得很整洁。妈妈对他说:“你这个孩子,怎么一会儿也不闲着。”(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自然的、无强调线索的语调朗读)

2.2.3 强调语调、反语批评型片断 星期天,小强不写作业,先看电视、玩游戏机,还把脏衣服乱丢,房间也弄得乱七八糟。妈妈对他说:“你真是个听话的孩子。”(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负面的、不友好的语调朗读)

2.2.4 强调语调、反语恭维型片断 星期天,小强写完作业后,不仅把自己的脏衣服洗干净了,房间也收拾得很整洁。妈妈对他说:“你这个孩子,怎么一会儿也不闲着。”(说话人的最后评论采用正面的、友好的语调朗读)

附录2 用于态度探测的面孔图



附录3 字面故事和反语故事的正确答案

故事类型		测量指标		
		态度探测	话语含义探测	语言现象探测
字面故事	表扬型	满意	表扬	做字面及相关解释
	批评型	不满意	批评	
反语故事	反语批评型	不满意	批评	作反面推论,将其解释为“说反语”、“说反话”、“反者说”、“说反义词”、“是讽刺”、“好就是不好的意思”等均算正确
	反语恭维型	满意	表扬	

Effects of Intonation on 6 to 10-Year-Old Children's Cogni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Irony

Zhang Meng, Zhang Jijia

(Center for Studies of Psychological Applicatio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Using attitude, meaning, and language phenomenon detections as survey indexes, the study inspected the effects of intonation on the cogni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irony among children aged 6 to 10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1) the children displayed developmental unbalance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irony cognition. 6-year-old children have possessed tentative irony cognitive ability, they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attitude and the discourse meaning of the speaker, but they could not explain irony phenomenon correctly. Until 10-year-old, the ability of children's interpretation of irony phenomenon were still developing; (2) intonation (neutral or stressed) affected the attitude and meaning detection of children, but had no effects on language phenomenon detection of children; (3) the children's cognitive level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rony were different. There were not noticeable differences between 6-year-old children's interpretations of two types of irony, but there were striking differences between 8-year-old and 10-year-old children's interpretations of two types of irony. Compared with ironic compliments, 8-year-old and 10-year-old children could interpret ironic criticisms better.

Key words intonation, irony, types of irony, age.